

緊，則團體愈堅固；團體愈堅固，則生活愈安全，而進步越加迅速。即天上鳥鴉的陣容，林間山羊的聚落，海中魚鳥的隊伍，亦未嘗無相當紀律藉以互相維繫。所以守紀律實為人生之要則。尤其是青年，更應養成守紀律的習慣。

剛才說過，紀律是公約。公約自是衆人所公認，未必合於理想。即合理想亦必平庸，最不易使人滿意。富於理想的青年，對於紀律自然蔑視，甚或厭惡到萬分。但是我們要知道，理想是一件事，而生活又是一件事。假使理想而無礙於生活，當然尊重理想。反之，則又當以生活為前提。蓋紀律有時雖非合理化，但以其能保障生活，則不能不盡力遵守。譬如衣冠神帶，雖令人日覺動作不大自由；不過以其能保護身體，雖行動不自由也要忍受。不特如此，即使身體忽然肥胖起來，感着衣服十分束縛，也要先

青年與常識

顏氏家訓勉學篇云：

「梁朝全盛之時，貴遊子弟，多無學術。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，體中何如則祕書。無不襜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駕長轎車，跟高齒屐，坐燕子方褥，憑斑絲隱囊，列器玩於左右，從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明經求第，則顯人答策；三九公議，則假手賦詩，當爾之時，亦快士也；及離亂之後，朝市遷革，銜衡遷舉，非復舊者之親，當路秉權，不見昔時之黨，求諸

準備尺度相稱的衣服來替換，方能把舊衣服脫卸得下。斷不能因了一時感着束縛，立刻把他卸除，甚至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這是世間未有的事，世間也不會有這樣的缺人。要之，紀律是人類團體生活上所必需。而紀律又定非絕對的合理，應隨着時代環境及理想為轉移。不過新紀律未確定以前，舊紀律仍然要遵守，不能以其不合理想而先行取消，這與衣服的變換是同一道理。

學校是教育機關，大學又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府，紀律自然要合理化。員生集團生活，又自然要紀律化。紀律可以隨時變更，但不能一塌破壞。學校紀律，因為校內日常生活所必需；同時亦須積極訓練，預為將來服務社會上之準備。校紀意義之重大如此，我希望所有在校的教職員和學生，共同努力；那中國的復興事業，纔可以指日完成呢！（完）

紀果庵

身而無所得，施之世而無所用，被褐而喪珠，失皮而露質，兀若枯木，泊若窮流，鹿獨戎馬之間，轉死溝壑之際，富爾之時，麟驚才也。有學藝者，觸地而安，自荒亂以來，諸見俘虜，雖百世小人，知論語掌經者，尚為人師；雖千載冠冕，不曉書記者，莫不耕田養馬，以此觀之，安可不自勉邪？」

顏公乃是南京人，其先因五胡之亂由山東徙來，後來遭侯景之亂，屢

轉入北齊，齊亡，又入北周，周亡入隋。在實際上是值得同情的，而且正是亂離中我輩之影子，所以看了上面文字，拿來和現在情形對照一下，格外有親切之感了。

這裏我們並不是對耕田養馬的事，仍舊有所鄙薄，而是感到不耕田養馬的子弟，實在有從容出入望若神仙的趨勢。聽說顧人答策與假手賦詩的事，也並不是沒有，說起來真是讓人氣短，我們大約是不會兜出歷史的圈子的了。而且，現在連耕田養馬亦復不是簡單，沒有相當的知識照樣不行。不過這兒把專門的知識姑且撇開不論，只是想說一說作爲每個國民必須具備的常識問題。

昨天鄰居的學生去考其中學，回來告訴我，題目非常容易。同坐一坐，乃得占我所辦的學校的資格，但答題則大謬。據說是把蘇軾當作了蘇武的老弟，螞蟻是蟲媒花的媒介，又說魚是卵生，狗是胎生。在這樣戎馬之際，小學畢業的學生程度如此，實在也就不算太壞。因爲前年我親自口試大學文學院一年級的學生以「杜牧是何時人」，竟答以不知。又問「*Identify*」一字的意義於法學院學生，亦不了解，並且有一大學程度的同學在四月寫信給我竟說到「桂子飄香」的話，然則照這樣比例下來，我們豈可對於小學生責備獨嚴呢？

本來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已經不配生存於現代。對於一個電燈的發光之原理都弄不清楚，就是寫一手好字和文詞淵雅的八行書也是沒什麼用的。我們對於日常的事未免知道得太少了。若不是戰爭的動力，我們將更成爲落伍的蠢漢。於此便痛感到今日教育意義果何所在？以大學論，儘管分了可以讓入難以想象的院系，但是眞配作專門研究的究有幾人？假定一個育

年連使用自己國家文字的基本技能和最普通的科學道理都不了解，而也恰恰緣時會的去作了什麼系的學生，這對於國家會有什麼好處呢？學費和購費是這樣的昂貴，我想應當考慮一番。若是應當從基本做起的，還是不要談等的好。

現代學校，大致已經成爲莊子所謂的「瓠筌」。從前把八股叫做功名的敲門磚，正因爲作起官來這些都要丟到茅廁去。我們在學校所學與在社會上所用的完全隔斷，可是沒有大學畢業的頭銜便不能登庸，那麼還是在上相當的本錢來買一紙文憑。既已知曉所學都是無用，便根本不必注意到功課問題，這是近日學生較從先聰明之處，他們不再白費力氣的去研究什麼課業，還是看準了「當路」「秉權」極力活動一番更爲有用。於此我們可以說青年不求去學不完全是他們本身的責任，國家和社會的用人方式也是要負責的。

不過看看顏公的話，說到了朝市遷革的時候也的確苦痛。如果有這麼一天，或者也許要後悔不迭的。然而人類總是患近視病的居多，同書教子篇云：

「齊朝有一士夫，嘗語吾曰：我有一兒，年已十七，頗曉書疏，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無不寵愛，亦要事也。吾時俯而不答，異哉此人之教子也，若由此業自致卿相，亦不願汝曹爲之。」

這是很流行的一段故事，並且亭林先生在日知錄也會責備過了，初高中的教科書多有選此作爲教材的，世上像這樣賢明的家長和子弟到今日也還未能絕迹，大約他們的哲學乃是隨着朝市遷革以伏事公卿，則所學也不只鮮卑語之一種。可是這裏就大大犧牲了種族國家之常識，至於作人的道

理，且放在一旁。我想如貴遊子弟似的，只是憑着父兄餘蔭在那兒作「著作」「秘書」，總算還好，若是無餘蔭可藉，却又隨着不高明的父兄的指引，弄起辭章的勾當來，那可更糟不可言了。所以常識的問題，不僅與知識有關，和道德似乎也有着相當連繫。我們希望一國的國民，由於本國知識文化的獲得而明白了自己的本分與責任，則雖然我們的科學體魄建設等等追不上別人，靈魂到底可以信託，也就使人有點放心了。

沒有常識的人是淺薄而幼稚的，夜郎國的人，沒有見過別的世界，便把夜郎當作了不起。但這把國家的地位自尊起來的事，在現代並不算是缺憾。所怕的乃是只知個人的天下，此外便一無所顧。自大的另一端便成爲自私，自私，幾乎是我們國民不可救藥的病症。譬如把男女不平等一事來說，那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中國的男女皆缺乏生物的常識，所以李卓吾和俞理初稍加倡導，便難免受正統派之排斥，於是女子的苦只好吃下去，男子的自私也更加強。對待外國也如此，自己「天朝」「上國」的習慣了，蠻貊之邦，有什麼可注意的呢？却不知睜開眼睛去看看，生怕這眼一睜，就損失了自己的威嚴。爲了怕真象揭穿（其實連真象也不知）或被別人所改正而隨着短處，故步自封的不求進取，除去一般人民以外，知識者也是最利害的分子。顏氏云：

「吾初入都，與博陵崔文彥交遊，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尙書事，（注）崔轉爲諸儒道之，始將發口，旋見排戲，云，文集只有詩賦銘誄，豈當論經書事乎？且先儒之中，未聞有王粲也。崔笑而退，竟不以經集示之。」

「漢書王莽傳讚云：紫色繩繫，餘分閭位，（注）謂以偽亂真耳。昔吾嘗共人讀書，言及王莽形狀，有一俊士，自許史學，名價甚高，乃云：王

莽非直隴自虎吻，亦紫色繩繫。」（隴自虎吻亦見王莽傳）

差不多我們可以把這看作笑話，但事實上如這樣的故事正復不少。趙景深會因把 *My Milkmaid* 譯成「牛奶路」而大受魯迅翁之奚落，章士釗先生也曾把四書排在五經同時。作學問的人，偶不小心，尙難免百密一疏，貽審讀者，何況我們沒有基本常識，而任性的狂妄！所以要想獲得常識，首先須却除自私與自滿，而要却除自私自滿之痼疾，又非從多多讀書以修養意氣不行。

此文所謂常識，乃是指作一個近代人應具備之知識。這是寬泛廣大的東西，隨時代而變化的東西。那就需要讀一點有用且現代的書籍、報紙、刊物。我們若是看了古人有不少的此詩青詞之類，而也就認爲今日到處痛感愚夫愚婦的扶乩看香是合理的，或是看了劍俠小說而去求仙訪道，都是沒有讀到給人常識的書，而是受了毒性讀物的侵害。魯迅書簡答顏農民書云：（頁八十四）

「專看文學書也不好的，先前的文學青年，往往厭惡數學、理化、史地、生物學，以爲這都無足重輕。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。研究文學固然不明白，自己作起文章來也糊塗，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放開科學，一味鑽在文學裏。」

僅僅這幾句話，已竟可以說盡現在青年的毛病了。而且，有許多青年，是連文學書也不讀的。

（注）今彙集已無難鄭玄文，困學紀聞會引唐元行沖「釋疑」所載原文，可參閱。

（注）紫色非正，豈可以亂朱也，見論語。繩繫，漢書注謂爲樂之淫聲。餘分閭位，言莽不得正王命，如歲月之餘分爲閭也。